

寻茶天印

■ 段向东

都坪在镇远城北50公里,为镇远最好古树茶产区。对于爱茶之人,寻好茶的诱惑令人欲罢不能,2021年秋,茶友相邀,到都坪天印去探访古茶山,欣然同行。

秋日午后,天高云淡,从羊场高速下站,通都坪的公路沿着巍峨的峨山山脉一直蜿蜒盘旋向下,车辆每到拐弯处,高深险峻的山谷便让心沉一下,龙江河如隐龙潜行,从远处峡谷奔来。相较于春天之明媚娇艳,夏日之茂密浓深,秋更像绘画大师,把沿途山景点缀得色彩斑斓,令人心旷神怡。友人笑道:古人最会作弄人,都坪那里吗!约30分钟车程,便到了天印村,数十座峻山支脉,众星捧月般拱卫着这片狭窄的河谷坝区,流水潺潺不舍昼夜,曲折坚定向东。天甘冽如同巨大心脏,河水是汨汨的血液,心脏磅礴有力地搏动着,让这神奇之地生机盎然!

车越过龙江河的通村公路桥,穿行一条盘旋的“鸟径”,爬向险峻的金顶山北段山脊主峰,主峰有雷鸣寺和将军屯,据说始建于明洪武年间,金顶山主峰三面悬崖峭壁,雷鸣寺、将军屯已毁于战火或火灾,现残存三道藤萝掩盖的古山门和残缺石墙。20世纪80年代,本地群众在雷鸣寺旧址上复建40多平方米建筑,远不及鼎盛时的雷鸣寺。雷鸣寺残碑记载:“……此境空中盘旋……山峰耸入云霄,四周悬崖,一条独路盘旋而上……真是山清水秀……”山色无时不可人,叹惜惜寺无觅处!

历经战火、毁林开荒,山顶古

茶树已不多见,有些许遗憾。山顶平缓之处,新辟有茶园,系近年实施的扶贫项目,茶苗长势很好,孕育新的希望。从雷鸣寺处鸟瞰数公里之外的天印村、龙江河,夕斜里照下村寨农家,一条条的通组公路,都披上了一层金色光芒,龙江河沉稳宁静,温柔的风下,枝叶飘忽,炊烟随风灵动,鸡犬与汽车鸣笛之声,缥缈般若隐若现,好一幅壮丽的新农村美丽画卷!

茶友笑着说:别急,看古茶树有好地方的……话戛然而止,哼,这家伙故作神秘。金顶山下,沿龙江河支流溯溪而上,涓涓细流,清澈见底,车从沟边通组公路向杨梅塘坡而爬去,山路回环曲折,山势如“青梯万级”,车行一会便到了杨柳塘和猫石岩核心产区,这里海拔千余米,四季为云雾笼罩,茶园葱郁,山中散落许多老茶树,虽秋风肃杀,但仍亭亭玉立,深黛墨绿。

古茶树有灵气,夕阳笼罩的猫石岩,寻见一株三四十厘米粗的古茶树,墨绿的叶,透出沧桑、成熟和大气,枝干虬曲苍劲,缠满了苔藓,斑斑点点,如岁月之皱纹,抚摸它,仿佛向一位智慧老者敬仰,读懂它的辉煌和悲怆!至少也有近千年的时间了吧!不远处有一股清泉,饮之甘冽,是本地公认最好的扁砂水,茶友们啧啧称奇。

茶友说,都坪古茶树群落最为集中,百年以上能称为古茶树的估计有上万株,其中四五百年比比皆是,千年以上的也有数十株。山头斜照,空气微冷,尽兴而返。茶友在杨柳塘有熟识做茶的洪姓朋友,我们寻去讨茶喝。那是一座三开间

的农村传统木屋,年头久了,太阳能路灯照射下,多年用桐油刷拭的木板壁乌黑油亮。老洪五十出头,黝黑的脸上透出山里人的朴实、干练,他家世代做茶,每年做出的手工茶有上千斤之多。他热情地迎我们进了主屋边的偏房,围着火坑坐下,这便是农村生火煮饭之处,每年腊月,杀年猪,家家在火坑架子上熏制腊肉,来年便有腊肉炒蔬菜、酸汤腌猪脚、腌肉豆腐笋……

老洪熟练地引燃火,添上麻栗柴。我正疑惑怎么没有盖碗那些泡茶的工具?他已经将铁壶架在三角鼎架上烧山泉水,并在柴火上边煨上一个暗黑的土陶罐,那陶罐本地常见,高约15厘米,下圆有碗口大,罐口收小,有V形的出水嘴,长期浸润吸收茶水,罐壁上茶垢层厚重,透出自然的光泽包裹。我惊讶地问道:这是个老物件?老洪笑着说:传家宝,爷爷那辈人用下来的!老洪不急于投茶,而是把空陶罐一面煨热,然后用火钳夹住煨另一面,反复一会,直到陶罐烫手,才投入10余克碧螺春茶,晃动罐体,茶与罐体撞击,从沉闷到清脆有声,清香夹杂着焦香,徐徐飘进众人鼻腔,此时老洪才不慌不忙地读懂它的辉煌和悲怆!至少也有近千年的时间了吧!只听啜一声,茶香四溢,待茶溢出青白泡沫时,老洪用瓷杯挨排斟上半杯黄绿色的茶汤。

烤茶原来是通过温度,除去茶放置吸附的潮湿度和增味提香。茶汤入口回旋激荡,苦涩凛冽与香甜完美融合,漫漫舌尖齿缝,仿佛多一分则苦,少一分则淡,一股暖意从胃里升腾,温煦的火塘,主人质朴的笑容,和谐得令人沉醉。茶倒

是喝舒服了,肚子却不争气地鸣叫起来。望着秋日里火坑上空空如也的架子,想着腌肉的美味,我只能暗暗地咽下口水。老洪看在眼里,微微一笑说:各位贵客来晚了,农村没有什么待客的,鸡还在山背后面茶林刨食,鸡还在梯田处觅食,只能吃点老存货了。

本地农村谷仓,为方形木质结构仓屋,一般在正房侧面,面积约8平方米左右,能储存谷子近万斤,仓顶盖小青瓦,为防潮,仓底高于地面60厘米。老洪取下一字号谷仓板,垫起半个身子探进谷仓内,扒拉半天,从仓里刨出用稻草捆扎的条形物,除去稻草,一块用棉纸包裹的老腊肉露了出来。谷子和棉纸有吸潮性,在谷仓中保存腊肉经年不霉变!而稻草和棉纸也能防止腊肉渗油,影响谷子品质,这是农村多年积累的生活经验。老洪说道:我这腊肉与众不同,是用修剪的茶树枝和麻栗木熏制,有茶树香呢!闻着手里混有谷香和茶树香的腊肉,我味蕾躁动,清口水不争气地流出嘴角!煮熟的腊肉美味,肥肉已呈半透明状,瘦肉呈琥珀色,加上农家的蔬菜,香甜的米酒,主人的盛情,让我们醉在了秋日茶山!

天印之行,心里始终萦绕个问题,天印为何产好茶?直到喝了泉水煮的茶,才豁然醒悟,茶遵循五行之规律,好茶之地必定有好土好水,天印的土壤正是《茶经》中记载,种植茶树最好的砾石地,本地称为火砾石,茶树根系粗壮,当地泉水是扁砂水,优越地理环境,加之四季云雾缭绕,才塑造如此优质的佳茗。

国内百名书法家名家赞贵州



安徽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韦斯琴 书

江苏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仇高驰 书

也说读书

■ 朱芝青

阅读是一种比较好的旅行,择一方桌,或临窗或倚榻,摊开书页,一场愉快的阅读便铺展开来……

开卷有益的典故来自宋太宗。宋太宗非常重视读书,“日阅《太平御览》三卷”,曾有人劝他不要太辛苦,他回答:朕性喜读书,颇得其趣,开卷有益,朕不以为劳也。

古人其实非常重视读书的内容。“不学《诗》,无以言。”“不学《礼》,无以立。”后人一般认为,《诗》的教育可以培养良好的性情,《礼》的教育可以养成端庄恭敬的态度。《诗》《礼》之教,重在立德树人。

子思是孔子的孙子,后称述圣。一个叫子思的人曾经向他请教如何读书,子思回答说:“先人有训焉,学必由至……故夫子之教,必始于《诗》,终于《礼》,杂说不与焉,又何请?”“先人”是子思的爷爷孔子。子思是说,他爷爷教学生,一定是从诵读《诗》《书》开始,终于学《礼》习《乐》,其他杂书不在教习之列。可见,在圣哲贤人读书,必从经典开始。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都是孔子亲自修订的“经典教材”。

■ 郭敏

龙里有一个诗意的名字——云从,与贵阳相距不远,让你见了,便再也难忘。难忘她美丽富饶的良田山川,难忘她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,难忘她热情淳朴的民风,更难忘荷风中的歌唱,那是从心田流淌出的芬芳,是满天瑰丽的希望和梦想。

美丽的龙里水乡,荷塘、碧水与山林在蓝天下相互辉映,汉族、苗族和布依族相伴而居。顺着新修的公路越往里走,两旁的景色也越秀丽。行至山岭,只见茂密的山林之上,高原特有的蓝天白云是如此动人心魄,群山中碧绿澄澈的水库,勾勒出绮丽温婉的曲线。绿得深浅不一的针叶树与阔叶林相互映衬,景色美得让人窒息。听当地人说,曾经钓上来过30多斤的味美大鱼,那肉有一掌厚。现在虽然难遇这野生大鱼,但与水稻共生的稻田鱼,成了家喻户晓的美味佳肴。

六月六晒龙袍,主人与太阳一样热情,早已在寨门口迎接我们。吹着芦笙载歌载舞的他们马上成为手持长枪短炮的摄影家的焦点。我的目光却被节日盛装所吸引,老乡们晾晒的衣物,在蓝天映衬下,如翻飞的彩旗。据说苗族在迁徙过程中为了不忘祖先,将大印绣在衣服背上,将长江黄河用不同的颜色镶嵌在裙摆边沿。欢快悠扬的颜色曲中,靛蓝染的百褶裙抡圆的旋律,总在恬静时悠扬响起,那是我心底深处永远的布谷声声。

古镇听雨

■ 陈永忠

许多天前,我们约过,等一场雨,同去古镇,品味雨中的诗意。那时,天高云淡,秋老虎还在发威,根本看不出要落雨的样子。

一觉醒来,掀开窗,雨声立即挤了进来,不是秋雨也是“随风潜入夜”的雨,真的落下来了。湿润,氤氲着一丝凉意。

我们要去听雨的古镇,已经出现在眼前。它还是那个样子,不悲不喜,独立寒秋,超然于世。下司古镇,外形袖珍玲珑,内心精致。灰墙翘檐黑瓦,幽巷古街回廊。每一处细节都浸润着古典园林的气息。水是生命之源,有水的地方才有灵性。清水江这条黔东南最大的河流,远道而来。到了这里,徘徊不前,一改它野性粗犷的性情,变得温婉柔媚起来。于是,眼前的画面就成了:一湾碧水望江楼,烟波浩渺扁舟。

古镇的魅力,在于它跟我们有着一段回不去的距离。每一块砖瓦都是书写在现实当中的历史。后人读到的是时光老去的气息。意念中的古镇,应该是这样一种诗情画意:灯火阑珊处,卧看月明时。却很少会去想,雨雾蒙蒙,凉意袭人,又是怎样一种感觉。踏上桥头那块青石,雨意更稠了。风雨桥古

色生香,迎我一身风雨。恍惚之间,疑是身处江南。花街旧痕,玉溜的是包裹裹住的时光。一双脚,一双脚,从这里走过,前面花明柳暗,身后便是流走的岁月。拍遍栏杆,檐下雨帘密织,江面,远山,烟雨朦胧。

通向古镇的那条老街,空无一人。两边店铺,门可罗雀。仿佛一场秋雨,按停了所有浮燥,雨声才是古镇的主角。我举起镜头,画面里,友人着锦麻红衣,裙摆飘如白絮,撑一把油纸伞从雨巷走来。那一刻,恍若穿越时空长廊,不知身在何处。

转了一个拐角,碰面的是一个懂老屋。木门深锁,槛外几杆瘦竹横斜。风摇落雨水,打在竹叶上,如珠断线,凌乱地溅在石阶上,开成跳动的水花,青光熠熠。这时,若有人披一身风雨,叩响门环,门会不会吱呀一声洞开?

雨滴敲打着伞面,在头上沙沙地响,神智有些恍惚。低头愣了一下,感觉好像出戏了。再次抬起头来,眼前出现一个宽阔的石坝子,对面有个戏台,人去台空。人生如戏,戏如人生,可以想见,曾经有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淹没在风雨中。台子下面,几个画画的学生,蹲在墙根,画板上描几笔,雨中阁楼影子就从纸背走来了。还

有撑纸伞的人,也许会画上的风景。

莲心桥的名字是谁起的,亏他想不到。不过,寓意却是很美好的。单从字面上看,就知道这是一座浪漫的桥,是为相爱的人架设的桥。桥身造型纤巧,如一片莲花浮在水上,真担心它承载不住爱的重量。

许多美好的景致,远远更有韵味。宁愿伫立桥畔,看它倒映水中的样子。然而,还是忍不住拾级而上。凭栏听雨是另一种曼妙的感觉。先得桥来,友人撑伞站在桥上,桥孔如一个古典的画框,将她框在雨雾中。有雨的巷子,格外幽静。青石板,被清洗得一尘不染。站在巷子口,无数亮点在幽暗处跃动。

走在雨中,享受雨声包裹,容易让人产生幻觉,那些听来的故事就会乘虚而入,与现实产生某种联系,或者重合——据说,在那个远去的时代,水路是古镇连接苗岭内外的重要通道。汉文化通过商船输入,留下我们今天看到的遗迹。徽派建筑出现在苗侗腹地,与吊脚楼、鼓楼共生共存,巧妙地融为一体,造就了古镇多元文化互补的奇观。也有人说,当年流放贵州的王阳明,龙场悟道成功,受人爱戴。人们在下司建了阳明书院,请他讲学。如果真是那样,眼前的书院,那位眉骨略

布谷声声

■ 姚启超

春日,窗外不时传来布谷鸟的叫声,咯咕咯咕,咯咕咯咕……这熟悉的声音,拨动着我的心弦!这是县城居民小区极少听到的。而在我的故乡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花江镇北盘江花江峡谷,每当春种时节,却总能听到布谷鸟的叫声。

我喜欢布谷鸟。它又名杜鹃、杜宇或子规,身体黑灰色,尾巴有白色斑点,腹部有黑色横纹。不知道为什么,布谷鸟会引起我诸多的情愫和感怀。所以在唐诗宋词里,也不乏描写布谷鸟的佳句:“碧竿微露月玲珑,谢豹伤心独叫风。高处已应闻滴血,山榴一夜几枝红。”这首小诗写得多么美啊,月色清辉,杜鹃啼血,一夜之间深山的石榴花开了,火红欲燃,怎能不令人陶醉呢?

窗外,那远了又近、近了又远的布谷鸟的叫声让我的心又飞往故

乡。

家乡人祖祖辈辈都把布谷鸟敬为神灵,每年,村里人非常在意第一次听见布谷鸟的声音。父辈们说,如果是在劳作过程中,听到第一声,预示你一年四季勤劳努力,会得到好收成,家庭会幸福美满。如果在睡觉时,听到第一声叫,预示你一年四季偷闲懒散,家庭困难重重。所以人们一到布谷鸟鸣叫的季节,都要早睡早起,先听第一声布谷鸟的叫声。那年月,我只要听到一年一度的布谷鸟叫声,便与小伙伴们欢呼雀跃:“要栽秧啦,可以到河里捞鱼啦。”我们随着布谷鸟的叫声去找野菜,上山打柴,去放牛,在我们的世界里,布谷鸟的叫声是一种快乐,一种寄托,它承载着童年一段难忘的岁月。

故乡北盘江花江峡谷,布谷鸟是人们非常熟悉的一种鸟,鸟声清脆响亮,就是在很远的地方也能听到。

小时候,我喜欢在花江峡谷夏日林荫下听鸟叫。当如火一般的大阳把峡谷烤得冒烟儿,谁不想寻一块清凉之地避开难熬的酷暑呢?于是,我和小伙伴几乎天天钻进树林,陶醉于百鸟欢唱。树上的鸟儿,许多我是叫不上名字的,除了枝头上跳来跳去、叽叽喳喳的麻雀,真正知其名熟其声的,也唯有布谷鸟了。

年幼时曾想:要是捉住一只布谷鸟,就能经常听到布谷鸟叫了。夏日的晌午,阳光洒满小院。院子很静,我在院内用木棍支起一个竹编筛子,木棍上拴了根长长的绳子,筛子下撒了一把米,我隐藏在屋内,手攥着绳子,等待布谷鸟飞来啄米。两只贪吃的小麻雀飞来偷食,我没理睬。终于盼来了一只布谷鸟,只见它煽动着黑灰色的翅膀飞落下来,钻到了筛下,一边啄米,一边不时地抬头环视四周的动静。“呼啦”一声,我拉动了绳

子,筛子罩住了布谷鸟,它扑扑棱棱地振翅欲飞,却陷入“牢笼”而不能逃脱。

“爹,快来看,我捉住了一只布谷鸟。”我心里腾起一种异样的惊喜。“好小子,听话,放了它。”父亲走过来,抚摸着我的肩膀劝说。

“好不容易才捉住,为什么要放飞?”“布谷鸟自由惯了,你若把它关在鸟笼里,失去了自由,它会急死哩。”“我天天喂它好吃的东西,还不行吗?”“不行,要是把你关在屋里,哪儿也不许去,你好受吗?”我无言以对,只好放飞了布谷鸟。眼瞧着,那只布谷鸟展翅飞上了蓝天,叫声似乎带着几分余悸。

这几日,当窗外布谷声声,自然勾起了我思乡的情绪。不论时光怎么流转,我对布谷鸟的喜爱始终如一,记忆中那些有布谷鸟相伴的日子,是快乐时光,浸润心灵的旋律,总在恬静时悠扬响起,那是我心底深处永远的布谷声声。